

语 言 学 与 应 用 语 言 学 书 系

语言 传播 文论

(续集)



张 颂 著

广播学院
出版社

语言传播文论

(续集)

张 颂 著

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语言传播文论: 续集/张颂著. - 北京: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, 2002.11

ISBN 7-81004-790-6

I. 语… II. 张… III. 播音-语言艺术 IV. G222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84238 号

语言传播文论 (续集)

作 者: 张 颂

责任编辑: 杨田村 杜丽华

出版发行: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

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 7 号 邮编: 100024

电话: 010-65738557 65738538 传真: 010-65779405

网 址: <http://www.cbbip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印 刷: 北京密云胶印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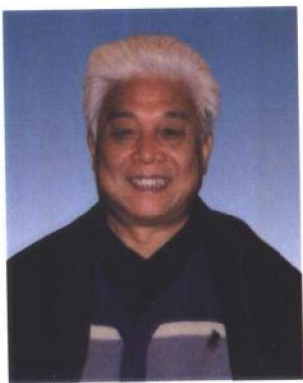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: 8.75

版 次: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1004-790-6/G·440 定价: 1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



张 頌 男，1936 年 7 月生，
河北易县人。毕业于北京师范
大学中文系，曾在中央人民广
播电台做播音员、编辑。现在北
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
任教，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主要
专著有：《朗读学》、《播音创作
基础》、《播音语言通论》，主编
《中国播音学》。

目
录

- 语言启蒙行动宣言（代序）…………… /1
- 关于视觉美感的思考
 - 语言传播杂记之十五…………… /14
- 关于语言本质的思考
 - 语言传播杂记之十六…………… /19
- 关于播音标准的思考
 - 语言传播杂记之十七…………… /24
- 关于竞争上岗的思考
 - 语言传播杂记之十八…………… /29
- 关于贴近受众的思考
 - 语言传播杂记之十九…………… /34
- 关于评奖标准的思考
 - 语言传播杂记之二十…………… /39
- 关于精益求精的思考
 - 语言传播杂记之二十一…………… /45
- 关于“通用语言”的思考
 - 语言传播杂记之二十二…………… /51
- 关于无稿播音的思考
 - 语言传播杂记之二十三…………… /57
- 关于有稿播音的思考
 - 语言传播杂记之二十四…………… /63

目
录

- 关于规范意识的思考
——语言传播杂记之二十五…………… /70
- 关于声形俱佳的思考
——语言传播杂记之二十六…………… /76
- 关于谈话功能的思考
——语言传播杂记之二十七…………… /83
- 关于传播观念的思考
——语言传播杂记之二十八…………… /90
- 关于传播规格的思考
——语言传播杂记之二十九…………… /98
- 关于人文关怀的思考
——语言传播杂记之三十…………… /106

- 《夕阳红》更精彩 老年人更喜爱 … /114
- “口语至上”批判…………… /125
- 话语权力简论…………… /140
- 试论新闻播音的创新空间…………… /152
- 广播电视的网络优势…………… /159
- 捍卫电视新闻的严肃性, 拒绝娱乐化!
…………… /170
- 论语言传播的三重空间…………… /179
- 话语心态简论…………… /186

目
录

- 主持人大赛随想 /200
- 泛文化论：电视失语症与雄辩症的病原
..... /209
- 话语样式简论 /215
- 大众传播与人际交流 /229
- 第十二届优秀播音与主持论文讲评
..... /238

- 《广告播音艺术》序言 /256
- 《播音创作观念论》序 /259
- 《播音主持艺术新说》序 /263
- 后记 /270

语言启蒙行动宣言（代序）

我们祖国的文化宝藏，源远流长，璀璨辉煌。

我们祖国的语言传承，丰富优美，蕴涵深广。

当今世界，语言总为民族争光，哲学已向语言转向。

新的世纪，语言雄踞文化层面，理性催动悟性张扬。

我国春秋时期，讲学、游说、舌辩、争鸣，生动活泼的口语造就了人们“口若悬河”、“能言善辩”的本领，涌现了大批学识渊博、思维敏捷的雄辩家和理论家。秦始皇的“书同文”，进一步完备了以统一的文字记录、流传、交际、保存文化（包括语料）这方面的民族大业，立下了不朽功勋。

自从科举制度兴起，“学而优则仕”，以文章取士。口语离开了宫廷，走入了民间，日益被正统文化

所冷落。偌大的中国，开始了“重文轻语”的漫长历程。至今，历代诗文浩如烟海，口语创作史料匮乏。虽有语音、声韵等研究成果累积丰厚，弥补了口语理论的某些不足，但是，语言竟能映照文化的盛衰、成就文化的存佚，怎不令人深思？

时代的发展，促使口语几经奋争，特别是“五四”运动，大力提倡“白话文”，主张“吾手写吾口”、“怎样想就怎样写”，使得口语的地位空前提高。但是，积重难返，书面语仍以不可阻挡之势独领风骚，口语仍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挤。社会活动中，书面语的使用范围愈益扩大，重要性日益凸显。而口语的使用只停留在日常生活中，或者那些当下的场景里。

广播电视的出现，是有声语言的春天，在这时文字语言退到了从属的地位。尽管以文字稿件作依据的时候居多，“有稿播音”可以锦上添花，但即兴谈话的机会增加了，也能出口成章地进行“无稿播音”了。口语和书面语的语体风格相得益彰地成为电子媒介的传受共享硕果。其间，提出过“绝对忠实于稿件”、“不要播错一个字”的极端要求，出现过“不喊不革命”的畸形样态，那不过是历史的一瞬。改革开放的大势所趋，仍然激发了语言的勃勃生机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“喉舌”主功能，同移植、创新带来的节目的“多样化”，终于使有声语言在历经劫难之后，

再一次焕发了不可遏止的生命活力。

可惜的是，曾几何时，日常口语又被推崇到了“至高无上”的境地。“越生活越好”、“越自然越好”，大众传播陷入了人际交流的汪洋大海。字斟句酌、深思熟虑的“有稿播音”，字正腔圆、刚柔相济的“播音语言”，竟成了“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”的对象；把被叫做“传声筒”、“念稿员”的专业创作人员，硬是挤到了只与“政治宣传”有关的领域（如新闻节目）里，而在其他领域又几乎无所作为。许多节目，言不及义、语无伦次、囫圇吞枣、胡聊乱侃、差错百出、俗不可耐。一段时间，有声语言的规范空间、审美空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攻讦。“不学而能”成了时尚，“语言功力”备受冷落。“重文轻语”虽然披上了“口语至上”的外衣，却仍然掩盖不了对口语的轻视，同“文字至上”不过是“殊途同归”。

多少年来，众多的有识之士，坚持不懈地为“语同音”辛勤劳作。语言学家们殚精竭虑、大声疾呼，人民群众积极响应、热情支持，但是社会却没有给他们提供有利条件，致使这种努力常常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党和政府大力提倡推广普通话，不但写进宪法，而且专门颁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，为语言文字的规范化铺设了一条通衢大道。“语同音”的理想正在逐步变为

现实。全国的语言工作者、教育工作者、文学工作者、宣传工作者，包括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科学、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人们，都欢欣鼓舞地、矢志不移地投入了这一利在当代、功在千秋的事业，并且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

但是，这是一项系统工程，确实需要几代人的努力。为了更好、更快地达到我们目标，特发表语言启蒙行动宣言：

（1）我们认为恩格斯的话是正确的：人们在共同劳作中，“到了有些什么东西非说不可的地步”，才产生了语言。语言是社会发展的需要，从而成为人们共同的心理需要。

（2）我们认为马克思、恩格斯的话是正确的：“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。”

（3）我们认为毛泽东的话是正确的：“语言这东西，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，非下苦功不可。”

（4）我们认为，“有声语言”、“文字语言”是人类表达思想感情的两种表现形式。二者相辅相成，共存互补，决不是互相对立、互不相容的，决不应厚此薄彼、抑此扬彼。“重文轻语”的现象是语言畸形发展的结果，有识之士理应身体力行，改变现状，而不应推波助澜。

（5）我们认为，语言的本质是人文性，语言就是

人文精神的音声化。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关注，是对人类世界的关注。这种关注自有高低之分、文野之分、新旧之分、兴衰之分。每一个时代、每一个人都必然处于某种人文精神的一定氛围、一定引导中。我们应该阐释的当代人文精神，是指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时代精神。提倡尊重人、关怀人、引导人、鼓舞人，反对鄙视人、冷落人、腐蚀人、戕害人。思想道德素质、科学文化素质和教育审美素质的提高，必定要通过语言——“存在之家”表达充满人文关怀的“历史整体经验”，播撒精神文明的种子。

（6）语言不仅仅是工具，语言自身就融会着理解和感悟（包括前理解、理解者的视域）。语言结构材料（语音、词汇、语法）虽然没有“阶级性”，但语言本体却具有民族经验性、文化性、思想倾向性、感情倾注性。因此，语言具有“时代感”、“分寸感”。

（7）语言拒绝“私人化”，彰显“社会化”。语言传播应该呈现“三重空间”：生存空间、规范空间、审美空间。生存状态下，语言的芜杂、混沌、简单、多向，既具有原生态“当下”、“在场”的通俗活泼，又容易产生“隔阂”、“含混”、“瞬时”、“误解”。规范状态，是一种自由，越规范，自由度越大。审美状态，是一种期待，进入审美空间，意味着回投历史文化的“经典”轨迹。

(8) 语言是一种权力，“话语权”人人享有。话语权包括：使用有声语言的权力，使用文字语言的权力；把文字语言转化为有声语言的权力，把有声语言转化为文字语言的权力。历史上、世界上，除了失语症患者，没有任何人愿意主动放弃任何一种话语权力，除了虐待狂患者，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别人的任何一种话语权力。把语言的使用者强行划分为“说话者”和“念稿者”，是一种学阀作风、话语霸权主义。

(9) 语言是一种功力。语言功力包括观察力、理解力、思辨力、感受力、表现力、调控力、鉴赏力。语言主体的创作觉悟、语言主体的创作态度、科学的创作观念、正确的创作道路、用气发声、吐字归音、思想感情的运动状态、思想感情的表现方法、语言表达的基本规律、艺术个性的风格特点……都汇聚其中，概莫能外。不重视声音弹性，不重视词语辨析，同不重视思想深度、不重视感情分量一样，不过是“门外谈禅”。

(10) 语言传播严格遵守“信息共享”、“认知共识”、“愉悦共鸣”的原则。力求杜绝无效信息、冗余信息、信息损耗、信息干扰。要坚持“以事醒人”、“以理服人”、“以情感人”的方针。为此，要讲究“语体”——“社会方言”的多样化，在宏观语境和

微观语境的统一中，“主观语境”和“客观语境”的融合中，“审时度势”、“量体裁衣”，要舍弃主观意志的“管窥蠡测”，避免“削足适履”。

（11）语言传播总是以“单向传播”为基点。语言传播的时间性、时限性，缺乏共时传播的可容性空间。语言传播的视听性、交往性，拒绝“异口同声”、“同耳重听”。口耳之学，只是“有来有往”，而不能“同来同往”。这样，正加重了传播者的责任，严肃了传播者的话语权力。网上的“双向选择”、“双向互动”，也是以此为基点并衍生为各为始端传播者的话语权力。不要被“双向”的空间概念诱入时间概念的歧途。

（12）语言行为，自从有了文字以来，就不可避免地包括了“朗读”，朗读是对于历史文化文本的理解表达过程。文本的视域融入了朗读者的视域，朗读者的视域中必定涵化着文本的视域，在朗读过程中，二者互相得到促进和提高。朗读再创作，从识字就开始了，“人生识字朗读始”，伴随着人的一生。朗读只有良莠之分，而无鄙薄之理。轻视朗读，无异于否定文化经典流传的历史，无异于取消文字作品的再造价值。应该在广阔的领域里大力开展朗读活动，提高全民族的语言素质。

（13）语言行为，随着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日益

强劲，选优汰劣的趋势、扶正祛邪的趋势更加明显。广播电视播音语言作为榜样和表率已经深入人心，不可逆转。任何平等交往、亲切交流，都会出现更加广阔的语域。“柔声细语”、“虚声嗲气”的狭隘关注，必将被“大国风度”、“黄钟大吕”的中国作风、中国气派所取代。交往的平等，并不排斥“灌输”的渠道，交流的亲切，决不摒弃“净言”的情状。

（14）语言传播，应该表现“一叶落而知秋之将至”、“余音绕梁三日不绝”。那种“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”、“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”的传播，把人们的全部感觉局限在窄小天地里，是不会产生艺术魅力的。必须运用大工业生产的历史眼光，调动社会群体的智慧，融会贯通各学科的前沿成果，才可能取得“以一当十”、“举一反三”的效果。

（15）语言传播，在坚实的基础上，应该发展艺术个性，并形成风格。这是时代的需要，这是美学的召唤。但这要经过长期的历练，群体的支撑。语言的“个性化”、“风格化”，不是“召之即来”、“一蹴而就”的。有声语言的特色形成过程，是由内而外地逐渐显现出来的。依靠自我膨胀和表演自我，一味“张扬个性”、“角色转换”，只能是虚假个性、角色模仿，必然事与愿违、徒劳无益。

（16）语言传播，与其一味专注传播效果，不如

首先重视传播过程。“过程”是人类认知的逻辑起点，是环节勾连的规律呈现。播音也好，主持也罢，都在传播过程的终端，都直接面对受众。“以有声语言为主干或主线，出声露面，驾驭节目进程”，是他们的共同职责。受众所关注的是节目的整体，是节目的完成式。节目群体的各司其职，犹如八仙过海、各显其能，制作出成品，共同体现在节目中。谁去分辨哪是播音、哪是主持，哪是策划之功，哪是编辑之力？特别是“播音”与“主持”，在绝大部分节目中总是融为一体的，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，不分彼此，难别主次。“条条道路通罗马”，节目形态多种多样，创新领域无限宽广，多元化格局不应简约为二元化对立。至今还一再追问“播音与主持之区别”，对提高节目的质量，对节目形态的创新，到底有多少意义？

（17）语言传播，就是有声语言的创作活动，“言语”、“言说”、“话语”……只表明论说者的视角，并不指称具体方式。在话筒前、镜头前的语言行为（包括副语言），属于“播音语言”范畴。其表达方式，或者语言样式，基于“非说不可”的根基之上，主要有：宣读式、讲解式、谈话式、朗诵式。它们并不对应哪一种节目、哪一种内容和形式。在具体节目和具体内容形式中，既可以单独使用，也可以混合使用。哪一种样式都可以报告新闻，哪一种样式都可以解说

专题。这些样式都可以用于主持节目，也都可以用于现场直播。只要不是简单地“念字出声”，只要不是混乱地“随口唾出”。关键是，字词语句的内涵和底蕴是否深刻含蓄地被显现出来。如新闻语言的简洁概括，符合“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”的质的规定性，其表达可以百花齐放，有的人却非要把它“改革”成为（或者增加一些）“人际交流”的话语，还美其名曰“人格化”，本来是面向大众的“报告”，竟萎缩为面对个人的“倾诉”，结果弄得面貌全非、不伦不类。这种倾诉，除了在解释性、回叙性的节目中可以适当使用外，在时效性很强的新闻播报中，信息密集，稍纵即逝，怎容絮叨？何况，传播内容的重要层次、诸种价值，受众的多重视角、多种需求，怎能用某一个人的认识和理解分而化之、取而代之？这时还要倾诉个人的心曲，无异于“越俎代庖”。而且，这只能看作传播者缺乏语言功力，对新闻语言的内涵和底蕴理解肤浅，自知一旦直陈其事便会捉襟见肘、言之无味，惟有靠增添词语加以“软化”、“稀释”，才能说得清楚，其实，那不过是画蛇添足。此处的“亲和力”只是“心造的幻影”而已。

（18）语言传播，就是“思”与“在”的言说，正是引领“意义”的导向。人民群众的求变、求异，是对创新的期待，是对精神满足的渴望。庄重高雅、